

上图 讲座 3

思想的享受

上海图书馆
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图讲座

思想的享受 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图讲座·3 /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39-5479-3

I . ①上… II . ①上…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2613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王卓娅

封面设计: 许 菲

上图讲座·3

上海图书馆 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40×970 1/16 印张 22.5 字数 332 000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5479-3

定价: 42.00 元

<http://www.sstlp.com>

目 录

001	绣像小说：图文之间的历史	陈正宏
041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葛剑雄
054	古今藏书善本观的异同及今日市场	韦 力
083	悲欢自酬：中国的文人情怀	曹可凡
102	学习历史 感悟人生	阎崇年
122	轻松读历史，快乐品文化	今 波
139	专业阅读与非专业阅读	陈子善
156	“道可道，非常道”新解 ——关于治学方法论的思考	潘文国
186	挖掘智慧的宝藏 ——西部文化对当代人的灵魂滋养	雪 漠
211	昆曲之美	梁谷音
228	话剧百年，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	荣广润 吕 凉
249	音乐，让城市更绚丽 ——对话中西方文化的力量	马晓晖 乔·卢卡
266	观察与思考	



——以化学的视角观察社会现象

291 低碳经济与市民生活

刘旦初

陈 玲

322 中国心·美国情·世界爱

赵小兰

336 回归十年话香港

曹景行

绣像小说：图文之间的历史

陈正宏：长期从事文学文献学、美术史和古代图文互释现象研究，曾写过《中国隐士文化》，编过《古籍印本鉴定概说》。

主持人：各位来宾、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上海图书馆，继续参与我们“解读文献中的中国”系列讲座活动。上周我们特别邀请到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为大家解读了“汉唐石刻”。如果说汉唐石刻是一种以文字表现为主要特色的记忆媒介的话，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种“绣像小说”，则是图文相间的一种特殊的古文献形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教授陈正宏先生。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陈教授。

下面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陈正宏先生是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画合璧史》、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古代图文互释现象的文献学研究》的主持人。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多部著作。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陈教授为大家作精彩的讲座，让我们再一次热烈地欢迎！

陈正宏：各位下午好！今天非常感谢上海图书馆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跟大家来讨论绣像小说的问题。我在大学之前就读了小说，八十年代也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对绣像小说的关心，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因为现在大都知道，出版界、教育界，尤其是关于小孩子的教育，特别强调图文本。现在有两种不同的



意见：一种觉得图像的出现，尤其是书里面带图的，是一个新事物，是跟世界接轨的；另外一种觉得非常忧虑，孩子如果一直读只有图像、没有文字的书，是不是人对文字的感觉、写作的能力会退化了。我是做古文献的，读书时代开始，老师教我的想法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什么东西我们中国都古已有之。不过我还没有古董到这个样子。但是说到书上是图像和文字相配的，这个从中国的历史上说，确实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不是西方的传统。所以，今天感谢上图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来谈一点我研究过程当中的想法，也请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今天主要讲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绣像小说？第二，绣像小说的图像样式；第三，绣像小说当中的图文关系；第四，从小说的绣像看时代；第五，作一个结语，谈谈研读绣像小说的新途径。

“绣像”与“小说”

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绣像小说？

“绣像”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我们专门搜寻了，在南北朝时候，有一部讨论佛教问题的文献集，叫《广弘明集》，它第十六卷里面，有一篇南朝非常有名的大文学家沈约写的《绣像题赞序》，现在知道“绣像”比较早的出典，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里面讲的“绣像”，从字面上理解，其实就是用彩色的丝线来绣佛像。在南北朝时代，现在能够知道的原本意义上的绣像实物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第125窟出土的北魏时候的刺绣佛像的残片。

把“绣像”和“小说”连在一起作为书名，是比较晚出现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清代初期有一个刻本，就是佩蘅子写的小说，叫《新镌绣像小说吴江雪》。现在能够知道把“绣像”和“小说”加起来作为书名的，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镌绣像小说吴江雪》，只有“绣像小说”的名称，并没有绣像；从另一个方面看，既有画像又有小说的作品，远远比这个要早，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元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不过，现在我们认为绣像小说的，当时它的名称不叫“绣像”，它叫“出像”或者“出相”，也有叫“全像”或者“全相”。

“像”和“相”，从现在我们发现的材料来看是相通的，基本上指称的就是图像。“出像”的意思，是在文字之外又添加了像。“全像”原来的意思，是所有书的每页上面全部有图，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广告用语，只要有图像的都叫“全像”。那么，“全像”或者“出像”，什么时候变成了“绣像”呢？那大概是从明朝的末年，就是17世纪的前期开始的。把小说带图不再称为“出像”或者“全像”，而称为“绣像”的，最著名的就是明代崇祯本的《金瓶梅》。现在大家从画面上看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明刻《金瓶梅》系统当中比较晚出的崇祯时候张竹坡评本的《金瓶梅》。现在看上去，把“全像”或者“出像”称为“绣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当时可能觉得“绣像”相对来说比较古雅而已。“相”、“出像”的说法，在明代后期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全像”和“绣像”的说法，一直留下来了。



明代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绣像小说”真正成为一个名词,要到清末。晚清的时候,在上海由李伯元主编的一个杂志叫《绣像小说》。这个时候,这个名称真正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学专门术语,指称一种小说体裁。但这个时候的绣像小说,也就是我们现在指称的插图本小说,其实按照我的想法,它只能叫做带图本小说或者是图文本小说。下面我们会讲到,所谓插图式的说法并不能涵盖整个绣像小说史,因为那图不一定是插上去的,可能是首先已经存在。关于什么是绣像小说就简单地讲这些。



《绣像小说》主编李伯元,是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写过《官场现形记》。



《绣像小说》第一期封面插图。

“图”与“文”

下面讲第二部分,绣像小说的图像的样式。

小说的历史非常长,现代带图的小说本身也可以叫绣像小说。那么,绣像小说所带的那些图是什么面貌,基本的配置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这可以分两个

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图文配置方式。意思就是绣像小说当中的图像和小说的文本在一部小说里出现的时候，“图”和“文”是怎么配合的。第二，具象的模式。意思是就绣像小说里的图像而言，它里面出现的人物、动物和事物，有没有具体的模板。

首先讲第一个，图文配置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现存的中国绣像小说的图像文字配置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叫卷首插图式，就是在小说开始的地方配一个图上去。这个样式看上去是比较现代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小说绝大部分配的还是这种样式。但是，这个方式本身是相当古老的。这个古老的方式来源于佛经，现在我们知道，晚唐的咸通九年刻《金刚经》，就是卷首插图式图文配置方式的最早来源，它现在保存在大英图书馆。



晚唐的咸通九年刻《金刚经》。

第二种是上图下文式。这个也来源于佛经。上图下文的意思就是：每一个页面都有图。基本上下面三分之二部分抄写或刻印文字，上面三分之一部分抄



写或刻印图像。这样的形式，我们在《绘图因果经》里面也发现了，这个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它的绘图人和抄写人，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这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写本，相当于中国的唐朝，现在藏在日本京都的一个寺庙里。但是这个文物，日本人自己研究下来也都承认，尽管这个文物的实物是日本人抄写和绘画的，但它的底本肯定是中国的本子。现在看图像上表现的人物形象是中国人的形象，图像下面抄的《因果经》文字字体的样式，明显的是唐抄本的风格，所以这个佛经本身的底本是中国的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奈良时代写本《绘图因果经》。

配图方式主要就是这两种，这两种各自又有发展的历程。

上图下文式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就是相对纯粹的上图下文。图的里面刻着一些小方块，其中的文字，表示这个图的题目，元代出现的绣像小说都是这样的。然后经历到第二个阶段，大概在明代的前期，开始变成了上图下文、



唐抄本《绘图因果经》。

图的左右有对联式的“榜题”。这个榜题现在也有人研究,研究下来说这个榜题和小说的回目是有很深的渊源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所谓上评中图下文。大概从16世纪的中叶到17世纪的前半叶开始出现,最上面一层有评语,中间一层是图,然后最下层是小说的原文。小说图文的比配,基本上最大部分是小说的本文,次一级的部分是图,最次一级的部分是评。空间部分的大小,其实是用来强调,在绣像小说实物系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什么是最不重要的。

卷首插图的方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是,前两个阶段,我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一个相反的历程。可能首先是半叶式插图——中国古代的书,跟我们现在的书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张纸对折后再装订的,现在的书是一张纸双面印



刷的，所以现在的一页，以前叫半叶——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个半叶合成一幅图。这两种方式，谁早谁晚，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现在大屏幕中看到的，卷首或卷中两个半叶合成一图的，叫《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讲南宋的故事。通俗小说里面图刻得这么漂亮，是很少见的。上面有对联式的榜题：“百万貔貅扰乱中原熙境界，三千铁骑踏平大宋锦江山。”就是讲金人是怎么样南下攻击宋朝的这么一个作品。最后一个阶段，是卷首或者卷中配图，加卷首人像，或者仅有卷首人像。这个我们研究下来，肯定是在明代末期到清代时出来的。现在大家去看晚清的很多小说，图文配置方式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的图，比以前的图要明显地增大和增多；另一个特点，是像的部分和图的部分开始区分了。卷首有人像的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会在人像的上部刻有题辞，这个题辞经常是一首绝句的诗，这个题辞有时候也在人像的后半叶。以上就是我们要讲的绣像小说里面关于图像样式的第一点。



明·熊大木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插图。

第二点，就是图像样式里面所谓具象模式。刚才我已经讲了，它是指小说里面具体的图像，在人物的造型、动作和环境的配置方面经常出现模式化重复的情形。以前它没有专门的名称，按照英文的说法就是 POSE。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讨论中国小说，就应该给它一个比较切合的中文术语，所以我创造出来，叫它“具象模式”，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关于具象模式这种形式，其实最早不是我们发现的，是一个日本学者提出的。这个人叫佐佐木睦，他在一个叫《饕餮》的杂志上，在 2001 年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叫《上图下文插图研究叙说》，谈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看，上图下文和卷首插图两种里面，图像的具象模式是怎么回事。我们首先看一幅图，出自上图下文的《水浒传传评林》，这个图在小说里是放在上层的。根据图两边的榜题“宋江引兵/征东平府”，我们暂且把图的基本内容称为“兴兵”。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兴兵”，是看不到部队的，就两个人，一个骑在马上就相当于将，前面手里拿着长矛、很深情地回头望着将的是一个兵。就是用一将一兵一马，来表示发兵了。这样的图像，在早期的上图下文式小说里面，是经常会重复出现的。大家看看下面的两幅：从图式上说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把将军头上戴的帽子，和士兵身上的道具，稍微作一点改变。就是基本上是提供一个模板，改动很少的地方，就表示了这个东西。

这样的模板，我们可以连续介绍几个，让大家加深印象。



明·罗贯中著《水浒传传评林》中宋江“兴兵”。



明刊绣像小说《三国演义》中吕布和曹操“兴兵”。

这个是“斩首”。大家注意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夏侯霸斩毕衍得胜”，两边开战，左边一匹马、右面一匹马，右面那个得胜的，用长矛把左边的马上对方的头给弄下来了。再看别的，也是这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图式。但是为了便于区分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那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要看这些人的道具，还有更



明万历间郑少垣刻本《三国志传》中的“斩首”场景。

重要的就是靠榜题。

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我们看起来非常不合常理的，也会出现。这里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模式背后可能有一些更早的来源。比如说，“发令”模式是我先发现的。“发令”里面的“童枢密调取八路军”，大家注意他坐在椅子上，左腿是翘在上面的。但这个不是给这部小说配图的人的发明。“王义见智深武松诉前情”这一幅，鲁智深也是把腿翘起来的。童枢密、鲁智深再怎么说是个武人，这样的举止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发现文人的脚也翘。“武松黑影里被捉”、“节级当堂骂宋公明”，这两个人都是文官，这个脚还是翘起来的。所以，他在处理“发令”这一场景的时候，脚翘不翘，不是关乎对话的主人公是不是合适，而是要用翘脚的办法，来表示这个样子的是在发令。



明·罗贯中著《水浒传评林》中童枢密“发令”。



明·罗贯中著《水浒传评林》中鲁智深“发令”。



更诡异的是我把它称为“受闻”的。什么是“受闻”呢？那是一个上级在听取下级汇报。这时的图式基本上是这样的：左边这个人是汇报者，右边那个摆出非常奇怪、不自然的姿态的是一个上级，这个上级的身子整个是侧向右边的，但是，脸又强制性地回过来，有一点扭扭作态的样子。就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示“受闻”。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汉主听苏后赦逢吉”和“赵普谏彦卿”。这样的东西，有人说可能跟戏曲的表演成分有关系，但是，整个方式放在这里，还是很奇怪的。这个东西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在座的各位谁研究过这样的东西，请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三台馆刻本《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宋志传》插图，这是“受闻”模式。



明三台馆刻本《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宋志传》插图，图上是正在“受闻”的太祖。